

百种图书 红色最厚重 几代作家 使命记心中

上海出版界文学界人士昨启动主题展览及座谈

中国共产党在诞生之初，就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上海出版发行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出版事业的建立、开创、发展、创新、融合中，始终走在前列。昨天，上海出版界和文学界人士，不约而同地在建党百年之际启动了展览与座谈，回顾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理论成果，展望未来的上海文化事业。



上海外文书店

出版界 百家书店百种图书

昨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上海百家书店百种图书联展”开展，这是近年来本市规模最大的品牌书店形象展示，也是今年最重要的一次书业重点展陈活动。

参展的有全市16个区100家品牌书店，包括老牌书店，如上海新华传媒连锁有限公司旗下新华书店、上海书城近30家门市，如上海古籍书店、艺术书坊、上海外文书店、上海香港三联书店等；还有近年开业的新型书店，如上海世纪朵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旗下朵云书院旗舰店、思南书局等5家书店，上海新华发行

集团旗下光的空间·新华书店等2家书店，中国出版集团旗下中版书房2家书店；以及近年新开或转型重启的上海三联书店 READWAY 新天地店、上海图书馆书店、葛屋书店等。大隐书局10家门店、钟书阁6家门店、百新书局3家门店、大众书局8家门店、西西弗书店5家门店、言几又书店4家门店、建投书局、博库书城等品牌实体书店也都参与此次联展，上海世纪出版官方旗舰店、悦悦图书专营店、新华一城书集等网上书店也同步举办联展。

重点展陈营销的100种主题图书，包括《论中国共产党历史》《星火的启示：革命根据地创建与发展》《新征程面对面》《中国共产党的100年》《暗夜里的星星之火》《光荣之城：上海红色纪念地100》等优秀推荐书目及参展书店自荐的主题图书，有专业权威著作，也有大众化读本，满足不同读者群体的阅读需求。

文学界 几代作家孜孜不倦

“作为文学工作者，回顾上海文学文化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过的百年历史，回望左联革命史、追念前辈作家，不禁思绪万千。”昨天，作家孙颢在上海文学界迎接建党百年座谈会上回顾上海的红色文学之路时这样说，他认为，上海文学创作的色彩，历来五彩缤纷；红色的、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历史的内容，是十分厚实的大类。他以艾明之《火种》、吴强《红日》、茹志鹃《百合花》、周而复《上海的早晨》、宗福先《于无声处》这五部作品为例，详细讲述了上海

几代作家孜孜不倦的追求。

撰写了长篇报告文学《权力清单：三十六条》的作家简平说，“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关注、描写、讴歌人民，并不是一句大话、空话和套话。我在浙江宁海乡村下生活的时候，在岔路镇湖头村蹲点，当时我就想，我要与那里的村民打成一片，成为被他们认可的村里人。当我结束所有的工作回到上海后，有一天，忽然收到一份快递，打开之后，既惊讶也很惊喜，那是湖头村颁发给我的荣誉村民证书。”这在简平所获得的荣誉中是最特别的，也是他最珍惜的。

“现今，任何一个人，可以通过各种实体店、线上店的方式，购买到各色各样需要的书籍。我们的作者，尤其是最近几年冒出来的新锐作者，他们的阅读量远比三十年前的同龄人丰富无数。从创意到类型，各色新颖的作品不断涌现，和我们的书籍市场极大丰富，大家的阅读量不断增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网络作家血红将30年前的回忆与现在的丰富文化生活作出了对比。

“今天，文学承担着记录时代、塑造灵魂、凝聚力量、增强自信的重要任务。”上海作协党组书记王伟说，近年来，上海文学界在上海题材特别是红色题材的创作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推进文学公共服务、建设文学活动平台、增厚城市文学氛围、拓展文学内外交流和团结凝聚新文学群体等方面，丰富了上海文学事业发展的内涵，“未来，要在更宽广的视野中，更有力地彰显上海软实力的‘神韵魅力’提供坚实的支撑。”

本报记者 徐翌晨

小小古代铜镜 映照大千世界

“上博讲坛”第二季昨细述铜镜数千年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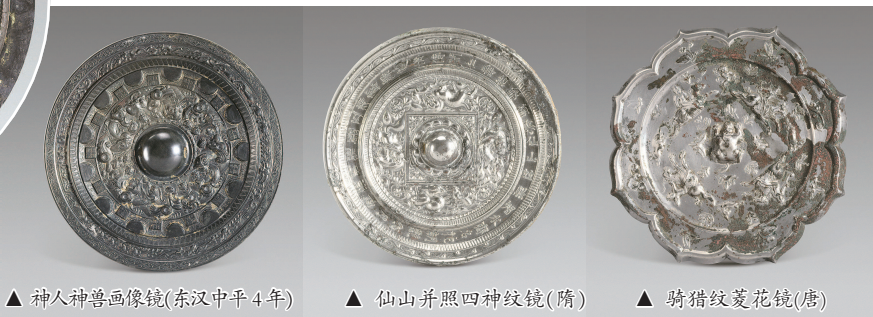
君有远行镜(西汉)



“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对中国古人来说，铜镜既是人们日常生活的用具，又具有更加独特而深刻的文化意义。一面小小的铜镜，到底映照了什么？昨天，由上海博物馆与新民晚报主办的上博讲坛第二季继续开讲，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青铜研究部副主任马今洪为大家进行了解读。

铜镜何处来？

从现有的考古发掘看，中国在公元前二十世纪的齐家文化时期就已有铜镜出现，历经商周、汉唐以迄明清长期流行，直至近代大量使用玻璃镜以后才逐渐消失。与西方铜镜多带有手柄不同，中国铜镜镜背多有穿孔用以系绳，即可手持，也可放在镜架、镜台上



▲ 神人神兽画像镜(东汉中期4年) ▲ 仙山并照四神纹镜(隋) ▲ 骑猎纹菱花镜(唐)

使用。

中国铜镜的源头到底在哪里？专家学者中传播最广泛的说法是，铜镜源于铜鉴。他们认为，中国古人的照容方式经历了由自然界中的止水，到在铜鉴内盛水，再到无水光鉴，最后才演变为铜镜。也有人认为中国铜镜源于取火使用的凸面镜——阳燧，更有人觉得铜镜源流问题与中国早期映照方式的发展不能混为一谈，铜镜最初可能是宗教仪式或者装饰用品。马今洪总结，中国古人的照容方式并不是沿着单线发展的，铜镜的出现，很可能是多个源头同时发展的结果。

“美镜”用途广

美镜映佳人。铜镜的诞生，代表着古人对容貌的重视和审美意识的增强。这种审美，也反映在了铜镜本身。从最早齐家文化时期的几何纹饰，到战国采用分铸、镶嵌等工艺，再到汉至隋唐的浮雕、鎏金、金银平脱、嵌螺钿，甚至能在镜背上见到“练形神冶，宝质良工，

如珠出匣，似月停空，当眉写翠，对脸傅红，绮窗绣幌，俱含影中”这样用词讲究的骈体文铭文。这些纹饰华丽、铭文丰富、形制美观、铸作精良的铜镜，既是百姓常用的日用品，也是贵族阶层彰显身份的“奢侈品”，更是如今珍贵的古代艺术品。

纹饰丰富的铜镜，被古人用以承载追求幸福安康的祈愿祝福。尤其铜镜多为爱美的女子梳妆使用，自然也成为了女子们“爱情的见证”。汉镜中有不少诸如“君有远行镜”的铜镜，上面刻着表达男女爱情的铭文，其中相思铭占比最大。许多古代女子会将自己的铜镜送给即将远行、出征的丈夫，寄托彼此的牵挂。

此外，由于具有映像功能和反光作用，铜镜从出现之初就被与太阳联系起来，赋予了宗教色彩。人们认为，铜镜能够照射出鬼魅原型，起到保护生灵的作用。在《西游记》《封神榜》等经典神话作品里，都能见到“昆仑镜”“照妖镜”等神仙法宝的身影。

“镜”中大世界

铜镜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日常活动的方方面面也在铜镜上有所表现。唐代的骑猎纹镜、舞马镜生动真实地记录了宫廷中高官显贵的娱乐活动。而根据《东京梦华录》《梦粱录·七夕》《武林旧事·占巧》等记载，宋代人们会在七夕前后采摘荷花、荷叶，当作玩具或饰物，北宋耍戏纹菱花镜上就有一幅七夕庭院荷花耍戏图，反映了当时这种市井生活习俗。

有趣的是，古代商人为了招揽顾客购买自家铜镜，还采取了各式各样如今看来也不算过时的“营销手段”。他们在镜铭中写上“尚方”表示自己是官营作坊，“某氏”则是民间知名工匠自己打造的“品牌”，还有的以“善铜出丹阳”表明铜镜是用丹阳郡（今安徽宣城）生产的上等铜料制作。东汉的中平四年神人神兽画像镜简直把铜镜吹出了万能功效：“买者大富”“长宜子孙”“延年命长”“大乐未央”“长生大吉”。

除了映照真实生活，铜镜上还出现了不少音乐、舞蹈、戏曲的场面，记录了人文艺术发展的脉络。汉镜铭文中有“伯牙弹琴”，纹饰中也出现了伯牙奏琴的形象。唐镜中也有人物在竹林旁奏琴的画面。明代戏曲人物镜则记录下了当时戏剧表演的场景。

马今洪说：“如果说铜镜是中国青铜器的一缕灿烂余晖，那么灵秀的战国铜镜、精致的两汉铜镜、绚丽的隋唐铜镜、世俗繁杂的宋元铜镜，更是几千年来我国的传统文化缩影。”

本报记者 吴旭颖 乐梦融